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復制中心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

以上缺三紙

王子從德號能仁瞿曇之夕
而改立梵語釋迦文唐言能仁者
刹有利益謚之刹利王復案普曜
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之光
明照十方之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
捧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至昭王四十二年滬灘
之歲二月八日太子年登十九欲求
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
游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
此老病死終可猒離唯有迦葉波羅
提佛末教弟子是真歸處既思念已
而作是言我求於出家必應有所契

父王大慈造必應聽許我尒時太子
志求出家父王愛念而當不許是時
父王勑諸伎樂悦樂太子太子不樂
復於分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
牕牖中乂手白太子言出家當至時
可去矣時可去矣太子聞此語已心
生歡喜即念命車匿索馬四神捧足
踰城而去尒時太子當自念言夫出

家者心行哀愍具大慈悲當行敬順
不損於物若不留一馬跡王必罪於
門者即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知騰
空而去尒時太子後往擅持山中修
道此山有其五峯名字復各有異中
心最高之者號曰彌樓寶山此山出
其皓玉譯名那爛雪陀復名中象頭

矣此山四面上各有一大峯南面名香山西面名檀特北面名班吒峯東面名荼那(?)……山中於

(以下缺一紙半)

身三者煞盜婬口四者兩舌惡口忘
言綺語意三者嫉妒恚此十事不順
聖道而名十惡太業若解悔之而歸
至理十善行耳佛言人有衆過而不
自悔頓息威容諸惡生巳罪來赴身
如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若人
有惡自解知非改過得善罪自消滅

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佛言愚人聞
善者善之故惡來撓亂汝自禁息當
無嗔責彼自惡者而惡之有人聞吾
守道行大慈悲惡者來往故致罵佛
佛默不對愍之癡冥罵止問曰子以
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
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
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為

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
至天公還從己身墮逆風揚惡不能
汙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凶身
佛言夫人爲博愛道必難會守志奉
道其道甚大覩人施道助之歡喜重
加福報人天善利 佛言猶如炬火
數千百輝洞見諸像道亦如之 佛言

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
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五戒者萬
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
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
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
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
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

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無
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佛言天下
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
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
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
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
博究難除人滅我難不輕未學難心
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

見性學道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有一沙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志道明見諸有佛言道無形相知之何益要當守志如摩鏡師精心用意而得塵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如覩諸有斷欲無求當得宿命有比丘問佛何者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

合者大有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懷惡故兼加安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欲最明者心垢除滅盡清淨無瑕穢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嘗不見無有不明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乎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

一缾濁水致力攪之衆共臨水上無
能覩見形影者爲愛欲交錯心中興
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
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性耳
佛言夫爲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
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諦無不
明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
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尔迷者

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卷之豪氂
倏忽須臾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
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
得道疾矣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各
自有名都為我故我既不起其如幻
耳佛言人之隨情欲求聲名名之顯
照身之故耳身雖故已而受諸惡名
之顯已世之常名而不學道枉用功

勞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自燼矣危
身之火悔之在後佛言財色於人人
之不捨譬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飡
小兒舐之有害舌之患也　佛言人
繫於妻子士寶舍宅之患其甚牢獄
牢獄有散適之文妻子無合寬之理
情欲所愛於色豈憚驅驅雖有虎口

之禍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
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佛言愛欲莫
同色若二同者孰爲道人 佛言愛
欲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貪色興欲
而有損乎不順天道而必燒手也天
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觀佛道意
而定遐邇佛草囊衆穢尒來何爲以
可斯俗難動六情去吾不用汝天神

踰敬內問道意佛爲解說即得須陀
洹果
佛言夫爲道者猶若木在於水尋流
而行不觸兩岸不爲人取不令鬼神
所遮不爲波浪所住亦不腐敗吾保
其此木決定入海矣人爲道者不爲
欲情所惑不爲衆邪所撓精進無疑
吾保此人得其道矣　佛告學道者

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勿與色
會色會即禍生當得阿羅漢乃不可
信汝意　佛告諸弟子慎勿視女人
亦莫共言語身得無上乘視語都無
汚視色無色想對欲無欲意蓮花不
著水清淨超於彼老者父母想中屬
如親屬稚者如子孫幼者如兄姊妹

一度一切衆見世得出世若依如是
解無錢亦富貴　佛言人爲道故當
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
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患婬不止踞
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
其陰不如斷心心爲功曹若止功曹
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
即死佛言世俗倒見不善吾理如此

癡人殘形損質斷聖味故未可會道
佛爲偈曰欲生知汝意意以思想生
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
是迦葉佛說流在世間
佛言人從愛生憂從憂生怖從怖生
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佛言人爲修
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排兵出
門欲戰意復怯弱畏生死魔乃自怕

怖或半路而還或格鬪而死或得大
勝負還國高遷若人能堅持其心精
進勇銳不或前境滅盡陰魔不久得
道矣 有沙門夜誦迦葉遺教經其
聲悲緊欲悔思反佛勑問之汝處于
家昔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
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

絶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
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
得矣佛言夫人爲道者猶如鍛鐵去
屎成精器必好也學道之人先去垢
染行自精細於道若累累即身疲其
身若疲意即生惱其意生惱行即退
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
不失道矣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既得爲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爲男六情完具難六情既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諸佛難既值佛巳遇道者難既遇道者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難既發菩提無修證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
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噏間
佛言善哉善哉可謂道者矣　佛言
佛子去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
道果在吾左右目常覩見心無思慕
終不得道如不疏敬仰及無懈怠即
得聖位當坐道場佛言若有人得道

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佛言
爲道人者佛所言說皆信順故能伏
愛欲之根不起三業當行佛道示三
昧果決得勝處佛言諸沙門行道當
如磨牛無有休息身雖行道心道不
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吾視王
侯之位如過富客視金玉之寶如覩
瓦礫視紈素之服如覩弊帛視大千

界如一訶子視四耨水如塗足油視
方便門如伐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
日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
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
者如六龍舞視平等如眞一地視興
化者如四時木如上四十二章經至
此土時當後漢第二主孝明帝永平
七年乙丑之歲正月十五日夜夢金

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頂有圓光赫奕如日來詣殿前帝乃驚異詔群臣問曰此爲何瑞是何神人也時有通人蘇伮傳毅及扈多與蔡愔等對曰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也巍巍乎獨出三界之外飛行自在無人能名焉此聖者

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下
所夢將必是乎帝乃上寤即遣羽林
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迎
佛教至大月氏國躡遇摩騰竺法蘭
二菩薩僧以白褺畫釋迦像并四十
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
永平十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
摩騰達于雒陽明晨竺法蘭至自茲

巳降龕塔相望神人接踵道法流布處
處崇立遠人伏化願爲臣妾者不可
稱數遂得國雖清休含靈該潤皆賴
家息聖澤代代不絶矣此經梵書一
十九葉即竺法蘭翻會梵音覽者
細披詳之而定參省也

度衆付法章涅槃品第三

尒時世尊說此經巳復度諸衆而爲

說法時阿難白佛請度波闍波提毗
舍佉母等出家佛告阿難我正法住
世滿足千祀汝今請我度諸女人令
我正法當滅五百佛告阿難波闍波
提等能行八敬不波闍波提請爲白
世尊聽我出家依佛敎勅當行八敬
阿難如上白佛佛告阿難及諸大衆

夫女人出家能行八敬無有缺犯於
我正法而得千載既受佛勑即令出家
須臾女衆而出家者有千二百人俱
合掌瞻佛而讚偈曰世尊大慈造度
我等出家女人五障身得遇佛解脫
說此偈已生歡喜心佛放眉間白毫
照于座前諸菩薩衆咸皆欣慶瞻仰
尊顏而說偈曰金色兩足尊德大至

無畏眉間玉毫相能照於大千尒時如來說五乘法而能濟度一切衆生宣三解脫而殺諸有道德高遠非十翼之所詮心行處滅覺觀莫能究其終始永絕名言之外非稱量讚詠者哉大之則無邊法界小之則本覺一心內則包乎六合外則無壃遐域故經云法廣大方啓而小域一心本覺

寶林傳卷第一　第十六張　蔡字号

苞乎大千濟拔有無潤澤含識故我
牟尼從本原性海演大教化人靡不
周徧廣而無大微而非小興事法則
引諸子出於火宅談理教則非言像
之内一統一乘性極八周洞明十界
說法住世四十九年開般若之妙門
灌覺道於群友五天一化大備三明

得六神通及八解脫每告弟子摩訶
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勑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佛為
迦葉重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
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
金縷僧伽梨衣轉付於汝傳授補處

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
出世勿令其朽壞尒時迦葉聞佛偈
已頭面禮足頂出真光照二足尊如
金山聚尒時迦葉躬諾歎日善哉善
哉願為勿慮我當依勑敬順佛故
尒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
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熈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脇壘足泊然宴寂瞿那

慟哭八部傷情再從棺起爲母說法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
事不被無常吞假使妙高山劫盡皆
散壞譬如群宿鳥夜聚旦隨飛死去
別親知怪離亦如是特現雙足化示
婆耆并說無常以偈報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說此偈

已放大光明照曜天地降下金身處涅槃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荼毗之此火燼後金棺如故尒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尒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徃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食頃灰生四樹收得舍利八斛四斗帝釋告請而

得一牙海神興伐天使而失盜牙而
起寶塔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
千之窣堵自世尊滅時即當此土周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
日自世尊滅度後一千一十七年方
至此漢土即永平十年戊辰歲矣賴
我皇王覇善國界永清遂得天人戴
仰神龍恭敬矣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第一祖大迦葉者摩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昔緣所追而爲金鍛善明金性而使柔伏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懽喜意欲爲薄補治像面付法傳云久遠刧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造塔

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
時此貧女將此金珠往金師所而請
修薄擬飾像面是時金師修治金訖
因共願言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身
眞金色由是因緣九十一刧身眞金
色後生梵天彼天壽盡生中天摩揭
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飮光勝
身眞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暎奪

諸光悉不復現故云飲光亦名金勝
復號婆耆妻亦金色雖爲貴姻誓不
相觸深猒諸有欲求出家澤志聽許
便投世尊發弘誓願上法受戒清貞
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
命坐付衣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尒時
世尊未涅槃時每告弟子摩訶迦葉
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
斷絶迦葉敬諾唯然受教涅槃經云
尒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
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暢
正法眼藏并勑阿難與共傳化尒時
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觀
勝光明大地震動即入三昧以淨天

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涅槃全身捨壽迦葉從定而起慘然不悅乃告徒曰如來涅槃也何期駛哉嗚呼正法眼滅世間空虛即領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那城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金色雙足具千輻輪相光明照曜猶如盛日迦葉遂再開發更以千重白氎纏大化身香

油注滿金棺之內栴檀沈水積爇茶
毗佛力威神內外白㲲而無有損尒
時摩訶迦葉告諸比丘佛巳茶毗金
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
大臣長者居士樂冣勝福田者自當
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
爲未來世作大照明紹光正法尒時
迦葉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
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撾銅撾銅之中
而傳此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
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
城者闍崛山賓鉢羅窟亦云七葉巖
矣尒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當
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缺犯自爲有

漏不及衆數恩惟是已曉夜經行明
相出時身體疲極亞臥之次頭未至
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賓
鉢羅窟擊其石門尒時迦葉在於窟
中問是何人敲我此戶荅言是佛侍
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汝漏未盡不
得入來阿難荅言我已證無漏迦葉
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遺衆

疑尒時阿難即騁神通從户鑰中入
得在衆會添數五百阿闍世王爲結
集主因茲國王得覽小乘之教也時
諸比丘即從座起諮問長者大迦葉
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修
多羅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
多聞摠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
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

佛所讚歎聰慜第一宜可請彼集修
多羅藏大衆默然允之迦葉告阿難
曰汝於今者宜宣法眼阿難躬受敬
諾觀察聖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
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
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即昇法座
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城

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
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
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
是迦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
旃延集阿毗曇達摩藏迦葉即入願
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因玆
流布而不斷絕如上去先經次律後
論者並衣大智度論明也尒時迦葉

說法化度四十五年復應思惟旣集
法竟一切皆通宣揚傳化作大善利
度脫衆生不可稱計作是念我極年
邁身爲衰老腐爛之體甚可猒惡無
常危敗不可依護恒爲諸苦之所惱
害誰有智者樂於此身我今宜往鷄
足入滅盡定而候彌勒尒時迦葉告
阿難言汝今當知昔婆伽婆欲涅槃

時以大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朽形
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
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無法無非
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此偈
己心生歡喜又作是念昔婆伽婆功
德所勲諸舍利我當盡禮敬而歸滅
盡定作是言己即昇虛空徧至諸處

所有塔廟盡皆禮辭禮辭已訖還王
舍城又自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約
若涅槃時必當相別遂入王城辭阿闍
世王故經云入大夢時預別勤敬之
士可適反也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
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鷄足山准西
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於此山
中以草敷坐結加而已作是念言今

我此身著佛所與糞埽之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地六種震動介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折遂即驚覺時執扃之使聞奏

王知云大迦葉辭王往鷄足山欲入
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王聞此語
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
一覩見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借問迦葉
所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
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
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闍維之阿難

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於
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
如今切不可燒也王聞是說以種種
供養心生悲戀然後禮辭定身却命
阿難入於王舍阿闍世王與阿難纔
出此山山合如故自婆者入鷄足山
時當此土姬周弟八帝孝王五年丙
辰之歲矣帝釋諸天雨諸寶花於此

山上常當供養也

婆耆德政章徵述品第五

摩訶大迦葉尊容碑 一十五徵 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司門員外郎上柱國常山張逵

聞如是須彌絶頂日宮照香積之天
阿耨達池水輪繞金剛之地萬劫億
劫有塵衆之如來三千大千有恒河
沙之菩薩莫不生生積習揔十住者

謂之神念念勤修成六通者謂之聖
皮紙骨筆大莫大乎精心腦藥髓燈
難莫難乎練行割情捨欲禪定無雙
戒禁律儀頭陀第一或將身以替鹿
或委命以飼虎或迸血以投鵝或剜
肌而代鴿或施其兩目或施以千頭
或哆肉於夜叉或磔形於羅刹大慈

苦行不可思議佛大眷屬獨覺聖人
摩訶大迦葉者中國言大龜氏本摩
揭國婆羅門尼拘律陀之胤一名畢
鉢羅亦名婆耆子產業豐厚初無係
嗣與稱沙王覽富唯讓一犁共摩竭
以諍饒更逾千倍積長者之貝王祈
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
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

緣深俯宿願雖爲貴偶乃無欲情勤
苦出家勲修入道闡一乘而利物弘
二教以化人實得他心終無我相大
迦葉之應現也尒時賓鉢羅窟欒藏
香烟耆闍崛山竹林篁水瑞獸游集
吉鳥和鳴雅爲習定之所正是棲禪
之地均佛寶座對奩拂以談玄撰佛
珍衣燒象沈而請益一乘正法逾於

五歲比丘一覩眞容便成八日羅漢
啓護之禁不犯戒科畜鉢之道終無
捨憒靜以鎮物或掩室而息言寂以
凝神或杜口而傳意僧祇劫上初地
小於鍼鋒刹那須閒祥河細於毛孔
信心易受遇緣覺而招提㦬懮難馴
對諸天而不語大迦葉之演敎也早

寤非相見非非相空預覩無明覺無無明盡一坐摶食則持鉢周天百納掃衣則捉針陷地或晨游棘塚四念經行或夜宿榛檀六時禮敬貔豹枕後禪心寂而莫驚虺蟒縈前戒定澄而不亂被梟於偷蘭之妹不以爲嫌受罵於販針之子不以爲辱守極貧極賤處其至卑至微願在萬人之下

恥居一物之上三百斛金粟弃之若
遺塵九十劫玉顔揁之如脫屣不可
爲而善者謂之善爲不堪忍而能忍
者謂之能忍大迦葉之精苦也修阿
鞞跋致獲嚴定首楞志崇饒益情規
攝養韋陀山上備說良緣光耀林間
對談真相被煙火爲喩去法彌傳乘
宮殿而行躡空如實不忘貧母廣現

仁慈能度本妻克明貞信帝釋靈化
施食充鷁鷮梵騰空流泉禮足給淨
人之驅策平等無偏閻緊那羅揮琴
安禪載竦檳有學於蘭若物我虛淥
無欲於檀波色聲具絕八座精進並
獲牛軒千弟子之歸依皆乘鹿軿大
迦葉之普濟也既而大地六震驚雷

四起入定觀以思惟見人尊之善逝
振大法鼓動百億之天人吹大法蠡
集三千之部衆歎日法山崩法海竭
法槁壞法舸裂法樹摧法憧折法雲
散法炬滅斯乃梵王二請論大而赴
之荼毗童子一言停涅槃而待迦葉
一時佛降七處化六師說佛性之四種
開玄法於三德遂令刪闡頓頼須跋

攉心或喻之龜毛或方之鳥跡尋光
於海底智者不惻其是非觀樹影於
暗中明者不窮其虛實慈緣幽感難
陀掩扉而復開願力潛通末羅已燎
而還滅四相兼備照菩薩之五眼千
勢俱開現如來之雙足佛日之日燭
耀十方天中之天覆臨三界昔一乘
月喻得戒於多子之辭今五指日光

剋期於育王之塔大迦葉之冥通也
是時優那恍惚聞滅度而悲號彼或
愚癡覩泥洹而慶快尊者闍銀槨拂
金棺以旃檀沆擲香被其體摩訶募
陀羅花覆其上添油炷益香薪火不
能燒烟不能起尊者訶曰夫出界常
身金剛堅固凡俗猛熾何能致焚稽

首自請因而火化佛身毀滅惟居香
炭之中佛影乘空獨坐蓮花之上厥
生四樹用表四含願奉四人俱弘四
大大迦葉之靈感也是以撥餘燼拾
碎身一一腠理以成化佛片片骨節
並變寶珠由是天遅天威將欲捧歸
於天上神恃神力欲刼持於海下尊
者任其樓豆厲聲而唱曰天有力能

下地人無力能上天神有靈能出湏
人無靈能入海若賫舍利於天海人
則永無見期汝等云何欲騁凡力違
佛本願不遺利人天神乃止憒愧而
退大迦葉之任運也
尊者乃收舍利分布人天以三十二
相全身建八萬四千寶塔群龍頓足
拜如來之影像衆獲稽首禮如來之

森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二 失第二第十兩卷而京師徧閱皆無

第二祖阿難章中流寂滅品第六 今遂取聖冑集立章品補此卷與第十

尒時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斛飯王子世戚即與佛同氣連枝出家即昇堂入室梵語阿難此云慶喜亦云歡喜爲佛成道夜生父母歡喜故得嘉名於多劫中而修忍辱性不

忤物常出美言情無卒暴多聞博達
智慧總持若海吞流如燈傳照佛智
法藏悉在伊人先囑文殊今為近侍
阿難乃先求四願允即依隨一者願
佛不賜我故棄之衣及餘飲食二者
聽我隨佛別請三者諸比丘見佛有
時聽我出入無時不須制約四者我
至佛前所說經藏重為我說文殊白

佛佛讚聰慧阿難善息識疑皆聽所
願二十年中侍奉無追所有法藏纖
豪不遺凡見醜惡未嘗毀呰曾隨如
來至一平野見其穴墓佛告曰何以
此墓穴敗無人封樹阿難曰此墳中
人心達大道一無所有門不閉塞常
覩佛日清虛自在佛讚善哉又至一

林見葉凋落顧問阿難曰此林何跡
荅曰人無寒暑禮儀不生木無榮枯
誰知稟氣佛言善哉又於路次見一
死犬迴問曰此犬甚臭誰能近者荅
曰雖復臭穢而無臭想其齒白淨甚
是可愛世尊重嘆善哉阿難心無毀
辱言多贊敬昔金龍尊佛所化功德

無量　時阿闍世王知其法藏悉付阿難白言仁者昔如來迦葉二師滅度自我多故咸不覩見仁者於後般涅槃時願垂告語阿難曰然即以巡遊國土宣暢眞宗次第經行至一竹林聞一比丘悞念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嗟嘆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四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言已乃語彼比丘曰此非佛偈汝

今當聽吾為汝宣偈佛云

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

而能決了之

彼比丘聞已即歸白師說阿難所正

之偈彼師曰阿難老朽記念非眞智慧衰殘言多錯謬慎勿隨之阿難却後依前聞誦悞偈謂曰我曾教汝佛偈何故由念邪言比丘曰我師教招不令棄捨阿難退自思惟人不可言言須得地彼輕我言而諷魔偈佛當在世我即白佛聖已涅槃今向誰說

作是念已地六震動須臾光輝下有
一聖宿空中而說偈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前師與弟子聞聖宿菩薩現身說偈
心生恭敬隨順佛語於一食證斯陀
含果心自念言吾身老朽不宜久停
將入涅槃永歸常樂乃憶阿闍世王

與吾盟誓事須相告即詣王宮而語門者爲我奏王吾欲涅槃故來辭王閽官曰王當寢次覺即奏聞阿難曰然爲我陳說即趣毗舍離城恒河岸側王於夢中見一隊仗擁從一蓋七寶嚴麗瓔珞殊妙至一寬平處四衆圍繞恭敬供養須臾之間忽降風雨摧折蓋柄珍寶墜地因此驚覺神情

惆然門者奏曰阿難辭王入般涅槃
值王寢次留言而去王聞悶絶良久
乃甦顧問左右曰尊者當於何處入
般涅槃大臣奏曰往毗舍離城王即
嚴駕四兵賷持七寶至彼國土見阿
難在殑伽中流而住王即瞻仰稽首
三界人尊已棄我去暫憑願且莫涅

槃毗舍離國王亦奉八珍精嚴三德
在弥伽側而説偈言
至尊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尒時阿難以偈辭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語有故
阿難復念言我若向一國而趣涅槃者

諸國持兵而諍舍利殘害他故何名
慈慧可於弶伽中流而般涅槃令無
爭競作是念已大地山河六種震動
時雪山中有一仙人五通具足覩斯
瑞應即與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稽首
禮足胡跪白言我於當證佛法願爲
我等而度出家阿難既受請已即化
弶伽變作金地爲諸仙人如應說法

復作是念我昔所受苐子冝當悉集
未逾食頃有五百羅漢從空而至爲
諸仙人出家受戒第一羯磨得初果
三法竟得第四果中有二人一名商
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亦名末田地
迦末田地時度須跋陀羅便證道果
云我不欲見師滅度遂先入寂阿難

告弟子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
于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滅
度用傳於汝汝等二人如法受行流
通後世無令斷絶聽吾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自須寤
寤了無無法

阿難又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
聖傳揚汝後有嗣者度人籌盈石室

後謂末田地曰如來語汝罽賓國中一百二十年間有一比丘字末田地迦於彼化道利濟無涯汝當持此正法彼土宣揚我憶如來以諸比丘至彼國土住一大池邊語吾曰我涅槃後有一比丘名末田地迦在此池岸修習禪定彼池龍王深生敬重請於龍宮精陳供養龍乃縮水奉池願充精

舍於池西北角別創小池可百餘里龍
與眷屬五百自新而居龍因施池兜
證那含尒時末田地迦受阿難旨往
彼化緣一代光輝師資絕嗣阿難付
法藏竟作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
分身四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
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一分奉毗舍

離王一分各起寶塔廣興供養自尒雲旋鸖繞梵奏香凝九月四生作禮祈禱當周第十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矣

第三祖商那和脩章降火龍品第七

尒時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離父名林勝母字憍奢耶於母胎中六年始生亦

云商諾迦此云自在服是西天九枝
秀草名也商諾迦者初生有自然胎
衣隨身而長及後出家化爲九條之
衣彼國秀草生於淨地若有羅漢出
世化爲九枝和修出家感斯瑞應昔
佛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敷榮
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
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

於此地上起僧伽藍廣敷法藏大化
群生後經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眞
林禪思有二火龍毒害猛熾暴物侵
人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池火龍大
瞋霆雨降風興雷掣電和修起慈心
三昧安坐怡然龍覩希奇復身禮敬
問曰願師慈悲當賜教誨和修曰佛

記此地當建伽藍汝捨與吾利益無量龍曰若有敎記我敢拒違願師慈憐勿嫌湫隘龍捨地巳俱得生天表剎莊嚴播宣聖範和脩又自念言我化導巳久孰當繼吾入定諦觀見利吒國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意而姓首陀當生三子小者出家承龍於我和脩乃不賷徒衆獨至彼舍而扣其扉

善意一見瞻禮問訊欲何所須和修曰我無徒伴希一給侍善意曰我樂世俗無心出家我若生兒當奉尊者和修曰善即辭而還却歸本座知善意生一子名優波吉羅次生二子一名優波焰摩三名優波毱多柔和善順性好仁慈和修復至善意舍長者見之敬仰倍前和修曰汝先許我子出

家今寂小者願相給付長者愛心未
肯與之和修曰非我期緣昔佛記此
子後二百五十年中當第四祖師名
優波毱多度人籌形石室汝順佛旨
慎勿遮障長者聞宣聖記心意精專
即以其兒奉上尊者和修得歸於
寶坊問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

七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毱多曰師頭
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髮白非心白
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知
是法器遂在左右三四年間師與剃
度命諸賢而受戒和修乃告曰佛以
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
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非心亦非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和修曰汝當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
諸菩薩無令斷絕吾自歸山深居寂
淨汝當化道囑受以時毱多受教禮
謝於師和修憶昔罽賓南面有象白
山荅石幽奇松泉清峭即飛騰往彼
三昧安祥於其定中見毱多五百弟
子不重其師心常懈怠是非我難可

調伏即至毱多舍便坐毱多牀時毱
多不在彼諸弟子咸生瞋怒曰是何
弊人踞吾師牀勠力牽挽如山不搖
欲出惡言口便閉塞遞相顧盻遽往
告師曰有一比丘形容樵瘁踞師七寶
牀安止不伏起毱多念言自非吾師
無能坐者即統衆而歸果見是師頭

面禮足間訊起居毱多徒衆念言師
雖作禮威德勝彼知修知諸孫衆輕
慢不恪即舉右手二指點其虛空俄
降白乳如膏尋時又降甘露和修語
毱多曰汝識此否毱多曰不識和修
曰汝審諦觀是何祥瑞毱多即入
三昧觀察了不能知乃出定整容問
於師曰是何三昧和修曰此名龍奮

定三昧如是次第有五百三昧名號不同汝曾知不毱多曰我所得法盡從師受唯此三昧未蒙師指引和修曰如來三昧菩薩不知菩薩三昧辟支佛不知辟支佛三昧羅漢不知羅漢三昧吾師阿難不知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此二三昧者佛涅槃後有其至寂禪定無諸纖

意通明定慧心無生滅住大慈力遮
相恭敬者方能識此三昧彼五百比
丘聞師所説心各戰慄内自悔責云
我無智慧輕侮大聖願尊慈悲今罪
消滅和修聞已而説偈言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證阿羅漢

諸弟子聞已依教奉行皆證道果和
修乃呈十八變化三昧火用焚其身
所有舍利毱多收葬于梵迦羅山塔
崇高顯天樂名華歲盈時降五百
弟子各持幡華羅列供養天人禮敬
幽顯霑恩當周第十一主宣王二十
三年乙未歲矣

第四祖優波毱多章化三尸品第八

尒時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掘多姓首陀父名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佛預記云吾滅度後第四祖師度人無量號無相好佛承商那和修傳付該論五天次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月說法天華時降每地神現見聞獲益震動魔宮波旬擾生愁怖乃密騁神通雨具金寶華

鬘瓔珞復現寶女窈窕姝麗艷態奇希舉衆攀緣心意慢亂時八千大衆於三日中無有一人而證道果魔王歡喜慶快非常毱多即入三昧乃見波旬致斯妒害退修道衆失其本心魔王見毱多入定即以瓔珞繫於頸上毱多出定即知是魔偎得其便毱

多即化三屍所謂人狗蛇等以爲華鬘魔時冉現舞弄尊者毱多乃轉言慰愈云汝與我瓔珞厚是厚意吾今以少許華鬘聊相酬贈魔王大喜舒頸受之尋變爲三屍蟲蛆臭爛穢汙難堪魔王極生獸惡語毱多曰何以死屍繫吾頸上毱多曰比丘之法不應以華鬘莊嚴於人然腐爛腥觸汝

之因感何以輒恣妖邪敗吾聽衆汝
由不樂何及於我時波旬盡其神力
欲解三屍竟不能去乃踊身虛空告
諸天衆求解其屍諸天皆言此大聖
所加非我能解解復詣梵王求免梵王
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今凡陋何
能解之寧以藕絲懸須彌山若解此
屍終無是處又為說偈

俾退本心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若無其地 終無所履 汝可歸心
尊者必當 爲汝解之
波旬受梵王教禮敬尊者誓願歸
依毱多曰汝於正法更不嬈害不波旬
曰我誓迴向永歸佛道毱多曰諸聖
使我降伏於汝汝因斯故不憧惡道

即爲解頸三屍魔王大喜敬禮尊者
曰我因師故得離邪見毱多曰汝昔
覩見如來今還記其容相不波旬曰
省毱多曰可謂現之我願覩見波旬
曰我見如來形相不敢故辭唯願尊
者幸莫禮拜毱多曰然波旬即入林
中變爲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面
如滿月身若金山進止威容釋梵圍

繞從林而出趜多一見生如來想瞻
奉化容忽與魔約不覺禮拜魔王不
勝致敬身體戰掉却復本形而說偈
言
稽首三昧尊十力大慈父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言訖拜辭尊者却返天宮至第四日
告諸天衆曰欲得人天利樂永離蓋

纏當數往毱多法會歎啖醍醐言已即率天衆賫持香華伎樂而來供養時毱多在世化道證正尤多單賢隻聖罔記其倫夫婦俱證道果者方折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寂後有一長者名香衆來詣出家師曰汝身出家心出家香

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師曰不爲
身心復爲誰出家香衆曰夫出家者
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
生不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
然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總多曰汝當
明窹心自通曉宜依佛法紹隆三寶
即與出家命聖受戒乃告曰昔如來
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保持傳化未
來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說此偈已復告香衆曰汝父夢金日
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宜名提多
迦以符眞既提多迦聞師賜名并傳
法偈頭面禮敬頂謝再三踴多乃騰

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發大信心却座儼然洎乎長往大衆以室内之籌用闍維之悉得充足提多迦即收舍利起塔供養四衆萬靈晨夕香唄當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矣

第五祖提多迦章仙受化品第九

尒時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在舍之日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照曜天地對一大寳山山頂有泉師爲解曰寳山者吾身是也放大光明者汝智慧也從屋出者汝入道也山頂泉者無上法也也䨥多爲釋其夢竟賜其名而度出家兼付法藏提多迦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
能度於有緣
麴多聞已亦說偈言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今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說偈禮敬奉持自統其
徒化游諸國至中印土彼國有八千
文仙化誘人衆仙尊號遮迦廣行仙

道聞師演範即領諸仙衆至法會所瞻禮聽受乃語尊者曰我憶往昔與師同生梵天我學仙道遇阿斯陀受我仙法尊者修習禪定今證聖果自須支離已經六劫提多迦曰適見仙尊已知遠事我得證汝獲奚方仙曰我於仙道唐設劬勞捕影繫風秉空

躡響流浪多劫一無所得尊者曰佛去
人修大仙功德無緣學小道又似纏
牽佛說如此汝可捨之如棄小流而
歸大海宜捨仙道而入佛乘我代道
已久竟不在晚仙曰阿斯陀仙記我
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而度於汝得證
聖果今此際會願度出家時八千人
見仙尊捨道從師心皆憒悱曰大仙

何故而歸小尊不閑呪術而無道藝
削鬚披緇有何能勝我等雖順大仙
心未降伏提多迦知諸仙衆我慢貢
高即作神通放大光明足履虛空如
地無異時現寶蓋而覆其頂手生五
乳二乳中涌出蓮華二華中而現諸
佛為說妙法仙衆見已發菩提心禮
敬尊者俱願出家師曰汝既迴心聖必

加護各應自念非假刀割可至誠歸
命三寶自成聖相諸仙受教各自念
佛尊心靜慮應時鬚髮自落袈裟被
體擅相如畦悉登法忍提多迦仍為
說法咸證無生然命上首弟子彌遮
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
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

護持聽吾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寤了同未寤
無心亦無法
說是偈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現十
八變作六神通化火光三昧而盡其體
彌遮迦收其舍利於斑茶山中起塔
供養當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巳丑
歲矣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尒時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昔爲大仙統八千衆五天大化四衆須誠遇提多迦而憶往事出家受教繼祖傳燈徧化群方弘宣法眼至北天竺國遠望城上金雲偃仰覆蓋雉堞尊者曰此城内有大乗氣必有奇人而紹聖種言訖卽入此城路逢一人身

服嚴淨手執酒器來問師曰何方而來欲往何處師曰自從心來欲往無處又問曰識我手中物不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問曰識我不師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師曰今雖識汝不知汝字汝暫稱名吾即省矣

彼曰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本姓頗

羅墮名婆須蜜師聞姓字洞徹宿緣
我師提多迦云昔佛游北天竺國謂
阿難曰此國中有一大聖吾滅度後
三百年當出于世姓頗羅墮名婆須
蜜於禪祖中當于第七世尊記汝非
吾能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而證解
脫婆須蜜聞已即擲欽器禮請於師
云我適憶往事於無量刧中曾施寶

座值於一佛與我受記云於賢劫中得繼玄範次當第七如世尊所說深叶宿緣願師大慈引接至道師即與出家命聖受具然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聽吾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得　若了心非法
始解心心法

師曰吾此偈者秘密心要法可諦思勤行覺道言已即於座上現奮迅三昧於虛空中從無相入有相出有相入無相出乃成八支道却至本座化火焚軀人天感慟雲霧慘悽婆須蜜收取舍利以七寶函盛安塔上層人天龍神供養無虧當周第十八主襄王

十七年甲申歲矣

第七祖婆須蜜童梵王問品第十一

尒時婆須蜜尊者北天笠國人也姓頗羅憧在彼國中或風或狂乍愚乍智手執酒器游佚四衢值彌遮迦明宣往事承佛遠記隨順出家受道傳輝殊方誘化至迦摩羅國大興佛事忽於座前有一智者稱佛陀難提起

白師曰解論議不師曰仁者論即不
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
佛陀難提聞師語勝心即敬伏即告
師曰我願求道服甘露味唯冀慈悲
而賜攝受尊者即與披剃命諸羅漢
而為受戒然後告曰昔如來以大法
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
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同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說此偈已踊身虛空逞十八變化以慈悲心三昧而入寂定令身不散儼然如生經于七日梵王諸天而來座前禮敬而說偈曰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我念

請為宣佛地

尊者聞梵王請即從座起告梵王曰

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

無故說此語已依前入定梵王聞師

說法讚敬郍勤散諸寶華繽紛供養

佛陀難提即從本坐起窣覩波時有

一王名法莊嚴捨身所有瓔珞匕具珠

而用莊嚴七衆巡繞當周第二十一

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白光通貫品第十二

尒時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初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遠照年四十聰明博達日唯一食常修梵行遇婆須蜜行化而往徵詰閒師如辯遂投出家復承法嗣援引導衆門闡範遐邦至提伽國彼國之人

多修定業有一毗舍羅家唯生一子
名伏馱蜜多年登五十而不解語又
所履步喻若孩穉父母常懷憂慮嘆
曰是何因緣産生瘂瞽誰有智者爲
我訣疑乃問諸定者爲是何因定者
云我但習定是事莫知後有智人當
爲汝釋此智者心懷佛印身意清淨

善有他心及以宿命若要除疑當侯
彼至佛陀難提即入此城届於彼舍
上見白光貫霄漢師問衆曰識此光
不衆曰匪知師曰今此俗舍當有聖
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説是
大乗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當繼吾
跡人天獲利此光上下通貫者亦有
所以上通至天者吾所學者而出於

彼下貫者吾數當第三師名勝尊者其行高廣五天欽崇說法度人不可稱計言由未已彼舍主出禮問尊者曰有何所須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蜜多父母曰我身老朽不堪出家唯有一子而復愚癡若要財寶供給不辭定覓其人多應罔遂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寶但得其人珍寶自至

寶林傳卷第二　第三十一張　奉

父母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未解言語亦不行步師意若要我即不惜師日如汝所言便將與我父母即將此子奉上尊者尊者領得歡喜內盈至伽藍蜜多忽然自進七步合掌師前而答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㝡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㝡道者尊者觀行復

語已是奇希聆問幽深倍常忻慶即
以偈荅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師說偈歡奉彌勤即請出家
師為度脫命聖具戒乃告曰昔如來
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
言
虚空有内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虚空故
是達眞如理
伏馱蜜多聞師偈已即從坐起踊身
虚空灑諸甘露雨散天華説偈讃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爲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時佛陀難提即從座起卓然而立現
五神通從其腹中光飛八道照曜大
衆承此光者五百餘人悉證三果師
方入滅高樹寶塔挿入星河梵衆人
天香華供養當周第二十四主景王
十二年丙寅歲矣

長安終南太一山豐德開利寺釋梵沙
門玄勝游禮寶行惜忘第二十第十三卷
咸平元年上表乞續編入開元年智昇撰錄後來唐昊玄肅代德四朝七人三
藏所翻并聖朝又御製詩并聖製三藏集傳一千餘卷今取聖曹集補之開於

寶林傳卷第二

傳ノ（以上原鈌三行半）

第九祖伏馱ロ

尒時伏馱蜜多提伽國ノ生已來年近五十都不行履亦不解語彼國之人多修定業父母詣彼而欲語之說云因緣以何之故而生一子不解行語年近五十漸積癡老如何定者

而為決烈定者曰我自唯定非能知
諸當有智不久而至此大士心懷佛
印身亦清淨善有他心而知宿命若
欲決烈倏彼問之尒時佛陀難提便
入此城游行教化說諸大衆而至毗
舍羅家時彼父毋同至尊前頭面作
禮尊者見此宅上有一白光上下通
貫而謂諸衆識此光不衆曰我不能

識唯師所辯尒時佛陀難提告諸大
衆今此光者於此俗舍當有聖人心
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其行常
異靜心寂然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
觸穢耳吾滅度後有此聖者而繼嗣
之度諸羅漢而滿五百化道群有悉
獲聖果父母禮巳問佛陀難提曰所
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

[illegible]卷第三 [illegible] 第二張 [illegible]

盂多父母白佛陀難提尊

栢天長

（以下缺一紙半）

六十頁

曰我住此處與
得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而求出
家其父白師云我此子欲住師所願
師納受爲與濟度尒時尊者即與出
家有七羅漢而爲受戒於戒壇中而

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時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常坐不臥而心精進尒時伏馱蜜多告比丘難生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今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絶汝受我教而聽偈言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

偈尒時難生聞說偈已心勤恭敬而受詔尒時伏馱尊者付法已竟又自念言化導已久於諸本緣悉皆度盡我自三昧而自安息作是言已默然入定天諸音樂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即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於一寶坊號爛那多而於此所起塔供養

此師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
帝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之歲伏馱蜜
多涅槃也
第十脇尊者章預感金地品第十四
尒時脇尊者中印度人也在母胎中
六十年耳雖食五穀而復無漏欲生
之時父夢白象背有花座於此座上
而有一珠此象負之從門而出至一

法會瞢然不見從此夢已其子已誕身有香氣光明滿室唯有一仙而辯此瑞謂父母曰汝所生子非是俗器當遇菩薩而見濟度尒時伏馱蜜多與諸大衆至中印度大作佛事是時香蓋即領難生至其師所時難生一見伏馱尊者便生敬慕欲求出家其父報曰汝若出家常在師所我若住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五張　秦字号

此汝即歡喜吾歸彼舍汝必生惱子曰我住處與彼不殊諸漏已盡何已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欲覲師所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今我此子欲依師法願納受之爲我濟度尒時伏馱即與脇尊者出家有七羅漢而爲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

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尒時脇尊
者在師左右勤心精進常行苦行脇
不至席因兹立名於彼國中而爲其
首得付法已游行教化至一國土名
曰花氏彼國土中有一長者名曰寶
身而有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
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
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丹七

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常好仙術多
諸伎法其第二子常好寂靜每思善
事不欲諠鬧其第三子常好鬬打兇
險之戲以為快活其第四子常行布
施專好念佛其第五子唯敬殺害心
好酒肉其第六子好行婬欲不以為
猒其第七子心無所求亦不好樂亦
不憎惡亦不作罪亦不求福亦不生

滅亦不居靜亦不處亂亦不求道亦
不求佛亦不求解脫亦不求菩提不
求聲聞及辟支佛自云我心所得咸
獲生滅我心所證亦復然矣若遇大
士而坐道場我至彼所親近隨喜時
脇尊者至彼國中於一樹下與諸大
衆俱會一處尒時尊者以手中指指

樹下地告大衆曰此地若變爲眞金
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其
地漸變須臾之頃以爲金色尊者擧
首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
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
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
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
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尒時脇尊

者心生歡喜諸佛慈造衆聖不絕度諸有告咸登覺場即説偈言歎夜奢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道而成已尒時夜奢而説偈言用歎師曰師坐金色地常説眞實義迴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説此偈已禮師白言我今欲出家尊者當濟度尒時尊者即為出家請諸羅漢而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七張　[illegible]字号

與受戒尒時脇尊者告富那夜奢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
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汝受
我教而聽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
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說此
偈巳告曰汝善守護勿令斷尒時富

那夜奢受尊教已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時付法已即從座起合掌當心涌身虛空化火三昧而自焚爇須臾之頃空降舍利大衆以衣而共盛接安立塔廟六時恭敬又梵天人而持一蓋七寶莊嚴將奉塔上而爲裝飾自賜尊者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八帝貞王二十二年己亥

之歲涅槃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章第十五馬鳴品第十五
尒時富那夜奢者花氏國人也姓瞿
曇氏兄第七人而處㝡幼心明博達
無諸所求復於諸有而不繫著心如
大海智若須彌而感師故懸知來矣
師繞大衆而止一樹又巳中指指樹
下云此地變如眞金色當有聖者

而入此會言猶未已其地漸變如眞
金色師忽舉首而見尊者當會而立
脇尊者曰汝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
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
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
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
非尒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大慈

造令衆聖不絶度諸有衆故咸歸佛
道場尒時尊者即與出家命諸羅漢
而為受戒即付其法并說其偈教詔
守護無令斷絶時富那夜奢得付法
巳廣宣流布他方游化而教導之十
力功德悉皆具足八解三明無不委
知大行高廣而自安樂說法度衆而
滿千萬得道果者而有五百次第游

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遇一長者名曰馬鳴有大智慧心行佛事於諸有故而能調伏尒時尊者顧視左右而發問曰汝等諸人者知此來士而已識不衆曰非我等知夜奢告曰今此來者不是餘衆昔聞聖說佛已受記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聖者而號馬鳴行步威德形貟端正於波羅奈

而自出現彼出家後而至花氏說法
度衆而滿三千摧伏衆魔而壞邪見
因此起信而造其論當後世中而悉
致敬夜奢曰此之來者合其事已何
者吾於昨夜夢見大海當於一隅吾
欲決之此水奔流而潤沙界令此來
者即是大海吾與出家有潤含識說

此事已馬鳴至前合掌當心而白尊
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夜奢曰汝欲
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旣不識爭
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
是木義夜奢又問曰鋸義者何馬鳴
曰共師平出又馬鳴問曰木義如何
夜奢曰汝被我解尒時馬鳴聞師義
勝心即歡喜而求出家尒時衆中達

此義者二百人俱悉獲羅漢於此會
中共度馬鳴而受戒品尒時富那夜
奢告鳴曰汝知先世世昔事以不馬鳴
曰我昧如夢請師爲决夜奢曰汝先
世中曾生梵天而爲愛故生毗離國
中人無衣服身生其毛猶似其馬雖
有其口不解言說汝興慈故而化小
蟲分身萬億於彼樹上而食其葉不

經旬日而有窠園彼國人衆而有三
等寂上之者身有光明而能說所
念衣服而能自資中等人者身無光
明自求衣服寂下之者身揪如馬號
爲馬人於此樹上拾其窠園將充衣
服此窠園者彼號天子衣即此土蠶
子是也因此一國馬人而充衣服爲

獲此利而生中國昔離彼國馬人感故而共鳴喚汝心感故而說偈曰我昔生梵天爲有小愛故而憧毗離國與汝同憂苦我見汝無衣心生善報護示化於窠園當得諸濟度說誦此偈已便生波羅奈汝合轉法輪次第當十二因此所感故號於馬鳴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

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汝受我教當聽偈言迷寤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時馬鳴尊者聞說偈已心生恭敬頂戴奉持時富那夜奢付法已竟即現神力飛一行自在作十八變訖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三十三帝

安王十四年戊戌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二馬鳴菩薩章現日輪品第十六
尒時馬鳴菩薩波羅奈國人也尒時
世尊與諸聖衆而至此國謂諸衆曰
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智者號曰
馬鳴而於此土爲化導首後至花氏
度諸外道而滿三千見彼起信而造

其論此人先世曾生梵天而爲愛著
憒毗離國彼國三衆而各有異於家
下者身無衣服不解言語上彼二衆
號之馬人當此人者曾化天衣而覆
此衆窠圍蠶繭之所等物爲此善利
而生中國後傳我教次第十二行步
威德形負端正當出毗離感馬鳴故
故號馬鳴亦名功勝於諸功德而獲

最勝尒時馬鳴得付法已游行敎化又至他土名曰花氏於此國中常演妙法度三乗人有一老者去我病疾於馬鳴前以面覆地後便不語衆者所恠去是何物當於會前而伏於地尒時馬鳴告衆人曰此非凡者不久之閒而現異相語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身如金色化爲

一女其顏端正手指尊者而說偈言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
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
尒時尊者心自思惟必有魔至與我
論義今此賢聖而預境界尒時尊者
爲衆說法須臾食頃有大風雨尊者
曰此是魔作若我不除必當與害尒

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
尺復更雷電迴風大雹以吹彼衆此
即安樂須臾之須魔即退散又經七
日是時魔等化一小蟲至尊座上尒
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識此蟲
不衆曰非我所惻尊者曰此是魔王
而盜聽法尊者縱之住作神變彼魔
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

非損汝尒時魔王即現本身禮尊者
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荅曰
有三千衆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
何荅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
何聖荅曰我化大海不足爲難尊者
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魔羅曰
非尊者才我當未得尒時馬鳴即以
說法幷現神力大地振動發三昧火

而照天地尒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
起并三千衆而亦起信尒時馬鳴旣
見伏巳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
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
非覺知尒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
須有五羅漢當爲證果身則輕健而
得其戒異香徧覆大衆咸知時有光

明身中而出尒時尊者馬鳴告毗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汝受吾教當聽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寤了法非取亦非棄尒時毗羅尊者聞說此偈心生踴重而依教囑尒時馬鳴付法巳竟即於本

座入奮迅三昧現神通已即於座上卓然而立化為一相猶如日輪良久即隱而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五帝顯王三十七年甲午年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章他心知疑品第十七

尒時毗羅尊者花氏國人也於彼國土而隱陰界時現風雨常作外法有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四張 泰字号

所仰衆而僅三千介時馬鳴菩薩游
行教化至彼花氏於一樹下常演妙
法以度諸衆令得解脫時有一人年
似衰老至尊座前云我疾病覆面在
地良久不動更不言語大衆共怯云
是何物介時馬鳴告大衆曰此非凡
人不久之間當有變異語猶未訖早

已不見須臾之須從地涌出化爲一
女身如金色以手指尊者而説偈語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
上而度生死衆説此偈已瞥然不見
尒時馬鳴尊者心自思惟若觀此相
必有魔至於此地上當得成道而此
魔衆於我道場徵責往覆而必持論
即降風雨或現小蟲盜聽我語尒時

馬鳴為衆說法須臾之頃有大風雨尊者告衆曰此是魔作我若不除必當興害尒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降雷電迴風電卷以吹彼衆此不覺知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後經七日是彼魔王作一人蟲其狀微小至尊座上盜聽其語尒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非我所惻尊

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是時尊者
而乃縱之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
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介時魔王即
現本身禮覲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
屬有幾多衆荅曰有三千人又問曰
汝之名字復號云何荅曰我號迦毗
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荅曰我化大

海不足爲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
得不迦毗羅曰非尊不肯我當未得
尒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
震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尒時毗羅
見現神力心即信伏并三千衆悉起
信心尒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
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
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尒時毗羅

心淨恭敬未久之須有五羅漢當為
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國
無不知悉時有光明身中而出尒時
馬鳴即付寶藏幷說其偈尒時毗羅
尊者得付法已至西天竺國化導群
品有一太子名雲自在領諸徒衆而
至道場欲請尊者宮內供養尊者曰
佛法不得親近國王王子諸朝宰等

爾即樂後必有怖太子曰我國土中
有一大山多諸惡鬼并毒龍等彼有
道者心多藝術此山方廣近五百里
於此山南而有一窟毒龍居中非入
所止尊者意不近人當於所止甚是
寂靜而可安道尒時毗羅尊者即往
彼所欲至山所有一大虵從山而出

來逆尊者尊者見已身長一里其眼
如日尊者便往亦不顧視行至山南
住一平處其虵亦來至彼盤繞尊者
端然而不傾動其虵却解尋入窟穴
尊者迴顧左右人衆無一住者盡皆
退散又至須臾有一老人從窟而出
白尊者曰欲居此不尊者問曰汝是
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居此山以

經千歲奉上尊命而配住此尊者問
曰於此山内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
欲知識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
十里巳來有一大樹覆陰多龍近有
五百中有一人名曰龍樹心樂正法
曾近諸佛常修梵行化諸龍王漸得
道果我亦敬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
而當往之尒時尊者便往至彼龍樹

一見心生歡喜禮拜尊者合掌問訊
深山孤寂龍居窟穴尊者至聖何因
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
非至聖而覲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
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
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
自出家何慮吾聖尒時龍樹依師學

道至求出家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時大國王悉皆在會感天帝釋降下香乳并諸梵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利甚厚又得羅漢而受禁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尒時毗羅尊者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當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勿令斷絶汝

受吾教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
眞實際寤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是
時龍樹聞師偈已心生歡喜頂戴奉
持時毗羅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
涌身虛空現十八變訖化火焚身而
歸寂滅尒時諸天幷諸大衆各持瓔
珞奉上塔廟又散天花而徧其地尒
時毗羅尊者入滅當時此土姬周三

十七帝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之歲般
涅槃也
第十四龍樹菩薩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尒時龍樹菩薩者西天竺人也當學
道時居一大山名曰龍勝此山之中多
諸毒龍時毗羅尊者而降於彼先遇
太子名雲自在欲請歸宮而不受之

又至一山名曰龍勝於此山中而見
一鮀其鮀長大近有一里𠯆近毗羅
其眼如日尊者所見而似夢之既到
山已其鮀亦至盤繞尊者而得數帀
是時尊者心不傾動如須彌山其鮀
漸解而歸窟穴須臾之頃現一老人
從窟而出白毗羅曰欲居此不毗羅
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

昔世中曾為比丘於一林野多樂寂靜有諸道眾時來問我我心煩燥不樂言說意有瞋彼天罰我當作一虵長四百步朝所出者即是我身當住此山已經千歲尊者曰於此山中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識之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以來有一大樹陰覆多龍即此樹王名曰龍樹

彼樹王者心樂正法曾於昔刧而覲
諸佛化諸凡等常修梵行而度彼衆
漸得道果我亦宗仰而師於彼尊者
欲識當宜往之尒時毗羅尊者疾步
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慶而自歎訝
何得聖者迂臨而至作禮圍繞龍
金錢合掌當心而問訝曰深山孤寂

龍居窟宅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
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
近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
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者告龍樹
曰汝雖心語我巳知之但自出家何
慮吾聖尒時龍樹聞師之言心即驚
異便求出家依師善法至近佛道是
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天竺國王悉

在其會時感天帝降下香乳弁諸梵
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厚珍寶又
感羅漢而與受戒當獲聖果而得神
通尒時毗羅尊者便付法藏彼受教
詔而為說偈尒時龍樹得付法已心生
欣慶涌身虛空徧至他國作神通已
却復履步至一國界名南印度彼國
人民多信福業而不會佛眞如至理

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但
布施云我求福非解佛性汝會佛性
而爲我說尒時龍樹菩薩告彼衆曰
汝欲學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方得
佛性彼衆曰佛性大小龍樹曰非汝
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
非佛性也彼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

理而棄小辯歸于大智尒時龍樹卽
爲說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
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
衆之中有一長者子名曰提婆謂諸
衆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其聖誰能
辯耶尒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其相
默然契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非師身也無相三昧形如滿月

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
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
法無其形用辯非色聲尒時彼衆聞
此偈已心各踊鋭便求出家尒時龍
樹而即度脱并與命聖而爲受戒合
會大衆悉獲解脱於中提婆而爲上
首尒時龍樹菩薩化彼國土時五千
外道作大幻法令王敬仰是時王者深

信其事宗事外道却惡佛法云彼是
時龍樹改其容儀著白㲲衣手執赤
翻在王前行覓即不見不覓即現如
是隱顯經于七年王苦怪問汝是何
人在吾前行時隱時顯經于七載龍
樹曰我是智人善知他事王聞此語
甚大驚愕王曰汝自云智人以何驗

之龍樹曰王自知者宜當試之尒時大王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當何所爲龍樹曰諸天今者與修羅戰王曰彼是天事此復難明龍樹曰但待須臾即當有驗語猶未訖干戈矟降下如雨耳鼻脚手從空而落王見是事特生珍敬命彼外道令禮龍樹是時道衆同見斯事深共歎訝尒時龍樹

菩薩爲彼諸來宗衆而說大智度論
今現行於世故不録焉幷造中論誦四
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此三本論廣
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耶備開宗
要亦行於世故不書之尒時龍樹告
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
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持此正
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受敎諦聽吾

偈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
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尒時迦那提
婆聞師付囑幷說其偈心自慶幸而
受教詔尒時龍樹告提婆曰汝善護
持勿令法眼斷絕爲未來世廣度群
品作大佛事令得解脫尒時龍樹付
法已竟即於座上涌身虛空入月愛

三昧現神變已却歸座上而入禪定
至于七日天雨舍利復從定出以手
指空謂衆人曰識此事不衆曰我不
能辯非聖可知龍樹告曰此舍利者
是拘那含弟子摩訶迦尊有其宿願
而發三等第一願者我作佛時有聖
化度遇天雨下到其身上悉爲舍利
以表其瑞第二願者地所生物而堪

為藥殺諸衆生第三願者所有智者
令智高廣而知宿命言訖入定寂然
長往時當此土秦第四帝始皇三十
五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章興百論品第十九

尒時迦那提婆者南印度人也姓毗
舍羅昔求福業而學小辯因遇龍樹
而竊大智尒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

欲學其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伏方入
佛海而見道性智慧明朗於諸見中
常獲第一是時迦那提婆心即悚慄
與諸大衆虔誠宗奉尒時龍樹即爲
說法提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理棄
于小辯歸乎大智尒時龍樹即爲說
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

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衆之
中唯有提婆知其宿命而能辯了提
婆爲衆人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尊不
才提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用以
表之說法無形聲色都寂議猶未訖
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相用表非色
聲尒時提婆等聞此偈已心各誦銳

便求出家而師龍樹尒時龍樹便度
出家并爲命聖而爲受戒合會大衆
皆獲解脫提婆於中冣爲上首尒時
龍樹菩薩爲彼衆故而説大智度論
并撰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
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
開宗要盡行於世故不録焉尒時迦
那提婆得付法已擅步諸國建立勝

幢降伏異道以智慧力斷諸邪見化度群品游歷他土又至一國名迦毗羅於此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而有二子一名羅睺羅䟦二名羅睺羅多尒時長者而姓梵摩復名淨德於一居舍好持園菀修理平正多諸花藥及其雜樹於衆樹中而有一樹陰

茂多衆於此樹上而生一耳大如車
輪唯供長者之所食噉諸有眷屬悉
不獲之此二子問父覓食欲知此耳
氣味何以尒時長者即至樹所擬取
其耳揔皆不見迴語子曰此樹耳盡
欲至食時其子自取亦皆不遇又此
二子醉酒而臥其父欲食其耳即出
以充飽食食既足已亦無餘者又諸

家衆而擬盜取至彼樹上亦不復見
尒時長者心自念言我何因緣而食
此耳甚是甘美餘人無分又曰天生
奇耳非有命者依樹而生亦須有分
若無分者不得食之誰有聖人而能
知故尒時長者作是語已其第二子
至彼樹所見此樹耳懊惱前後我不
得今此見者悉皆屬我即使左右而

修理之以充一食其子食已亦無餘
者心即安樂不同前後身得輕健心
不卒暴其次二子而向兄說兄既聞
已亦命人取都不見有除第二子及
其長者即得食之餘所求者悉皆不
獲父子二人自思念之家千口餘摠
不得食唯我父子而食樹耳故知此

事必非常木有人決得我從所使第
二子曰此木生奇耳我食不枯槁智
者解此因我迴向佛道尒時長者與
子歎已至於園觀散步游行是時提
婆教化諸衆當會前立白大師曰佛
授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
菩薩因耳而寤若出家時當有聖者
而謂證果當在一國中名羅睺羅多

吾於此土化而故接此衆言已又與
大衆巡行城邑至梵摩家是時長者
深生敬重而供養之即於尊者而說
此樹請解本因復緣何以尒時提婆
即於座上而入三昧觀其昔緣須史之
頃却從定起告長者曰汝年二十時
供養一比丘及此第二子亦為侍衞
者合家諸眷屬而悉不樂見唯父與

小子心常生敬慕此維佛第子而無道德之外相有節行心不通大理在汝此家舍而經三十年從此滅度後而作此樹耳為有少節行不繫諸惡業為受此供養故來填酬尒是時尊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梵摩淨德曰已年七十九尒時提婆菩薩以偈記

日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
十一此樹亦無耳尒時淨德及第二
子聞師說偈心開意寤同白師曰我
欲出家身已老朽其子年少而樂入
道并有宿願故今復當其時願師哀
納我其父亦聽許尒時提婆心思佛
記却問其子汝名云何荅曰我名羅
睺羅多尊者曰天生佛記非我能為

汝若出家必大果報尒時提婆即與
出家命諸大衆而與受戒領行化導
游諸魔所彼外道等第相謂曰此所
來者當伏於我各各用心而共持論
彼衆我寡宜共齊力尒時提婆至彼
立巳手執一幡其幡八尺竿長丈二
於彼而立敬不移步外曰汝何不前師
曰汝何不後外曰汝似賎者師曰汝似良

人外曰汝解何法師曰汝百不解外
曰我欲得佛師曰我灼然得外曰汝
不合得師曰无道我得非汝所知外
曰汝既不知云何言得師曰爲汝我
故所以不知我無我故自當得佛時
諸外道咸相謂曰此大聖者而號提
婆曾於我衆而久調伏宜可就彼宗

仰歸依于時外衆而悉敬伏又發大
問一千九條尊者所荅悉不失地二
五十衆咸坐道場對荅六疑而興百
論得神通力周徧十方大建法幢摧
邪顯正尒時提婆菩薩告羅睺羅多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世尊記汝佛滅度後二五百年

中有大菩薩羅睺羅多汝宜傳授無
令斷絶受吾教誨而聽偈言本對傳
法人爲說解脱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復無始尒時羅睺羅多聞說此偈弁
付法已心生敬重而順教詔師付法
竟即從坐起入奮迅定分身八布而
歸寂滅時諸梵衆起塔供養用諸寶
翻而縣其上細妙雜玲裝挍嚴飾而

徧其處自此師滅度時當前漢第四
主文帝十九年庚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章取甘露品第二十
尒時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
梵摩父名淨德本因樹耳有多願故
若有智者爲我解說知其往事我即
恭敬迴向佛道不久之須當遇提婆

而爲入定白其前事不𦍒宿願而便
出家師將化緣游至魔所廣立其義
手執勝幡足理堅觀口談千論心思
萬義宗生有之宗從立無爲之至理
于時外魔崇敬伏至聖於迦毗顯揚
眞乘會萬攥於香域然則不生不滅
知者見者乃達於本原無去無來會
者則方持於覺路是時羅睺羅多之

大士持法印而化迷徒六通以獲於前緣三明備陳於後聖故乃統領大衆至羅伐城中於彼城南而有一河名曰金水尒時羅睺羅多告大衆曰識此水不大衆曰非尊不尋尊者曰此河之上近五百里有其至人應任於此衆曰尊何知之師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又見水中而有五影以顯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二十九張　秦字号

前事而在此相又佛記曰吾滅度後
二五百中當有聖者僧迦難提而生
羅伐於諸祖中次第十七尒時羅睺
羅多說是語已領諸大衆尋水而上
便作神力未到食頃而至彼所時彼
尊者而入其定羅睺等衆共止一窟
俟得三七日中方始出定尒時羅睺

羅多問僧伽難提曰汝身定耶汝心
定耶僧伽難提曰我身心俱定羅睺
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僧伽難
提曰雖有出入而不失定相如金在
井如金出井在井出井世相去來若
約金體都無動靜羅睺羅多曰若金
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僧伽難提曰言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許金出井金非動靜羅睺羅多曰若
金在井出者何金若出井在者何
物僧伽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
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睺羅多曰此
義不然僧伽難提曰彼理非著羅睺
羅多曰彼義當墮僧伽難提曰彼義
已不成羅睺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
成矣僧伽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

故羅睺羅多曰我義以成我無我故僧伽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睺羅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僧伽難提曰仁者曾師何尊羅睺羅多曰提婆菩薩僧伽難提曰稽首提婆尊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羅睺羅多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尒時
僧伽難提聞師說法心意朗然稽首
人者而歸依曰三界一明燈迴光而
照我十方悉開朗如日虛空任尒時
僧伽難提稽首此語已右繞三帀而
作是言三界諸眾顧依師解脫稽
首而作禮惟垂哀納我尒時羅睺羅
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何依何託

皆悉解脱尒時羅睺羅多語已即舉
左手於虚空漸漸而長手持金盂用
取齋食不起于座而至梵天須臾之
頃却收左手還于本座而現鉢中所
有飲食即命諸衆而共同食諸衆至
巳皆不能食欲擬食之心即猒惡身
復戰慄不可近執尒時羅睺羅多告
大衆曰吾不讓汝爲吾惜食巳命汝

故悉不得食非我之咎汝自業故說此語已即命僧伽難提而分半座即共食之尒時大衆咸悉驚訝此是弟子云何命座而復共食非其禮也作是念已不敢發言尒時羅睺羅多知其宿命復有他心衆雖不言默然知矣乃告衆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

得食者非汝等故過去刧中娑羅王佛而當化度爲第十七有大神力多所饒益我滅度後此人度衆如殑伽河沙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多汝等此衆曾爲聲聞當第八刧而事羅漢至獲其果到須陀含於彼終後而至吾所雖得近吾猶未見性汝宜廻心當禮此尊於我滅後而爲上

首尒時大衆聞師說已心生疑惑我師神力能取天食彼者非聖何當敬之尒時僧伽難提深知衆意而不敬伏即共尊者議佛在日世界平正無有埠阜一切江河悉皆潤美樹上甘露露如縣珠食者安樂而無諸衰自佛入寂當近八百世界衰羸人多少信要假神力而爲勝負我即不作作

亦非難汝即不信信亦不易作是語

已用其右手漸漸入地至金剛輪取
少甘露却收手已還至會上而現甘
露彼衆見已心生敬重師知敬已而
用甘露分布一衆命令食之彼既食
已身心安樂瞻奉尊者合掌敬禮尒
時羅睺羅多曰如來以法眼付囑迦

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年
朽邁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尒
時僧伽難提聞師付囑心生敬慕而
問師曰法有證不有取捨不有有無
不有內外不尊者慈造而為解說尒
時羅睺羅多以偈荅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
起尒時僧伽難提聞師說偈歎言善

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滅讚尊者已受敎奉行尒時羅睺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全身入定天衆散花而來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六主武帝十年戊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二十一

尒時僧伽難提者羅伐人也昔居此

城南有一大河此河名金水於此河
向上而行五百里有二大石窟僧伽
難提而處一窟中常樂修禪定此師
過去劫而號娑羅王次生此國土而
誕剎利家名僧伽難提父名寶莊嚴
母號芬陀利亦生而解語分明曉了
之而為母說法化令入佛道國有一

大師善明諸典諸能辯先世事一國
悉知聞尒時剎利王有詔命師對師
至王宮殿當居一寶座王問此太子
有何因緣故纔生未一歲而能解言
語兼會諸佛義化毋而入道師善知
往事請爲我決剋烈尒時大師告父王
日今此太子年經七歲而寤佛道後
學禪定而止一寤處于金河當遇聖

者而獲道果尒時父王告大師曰今
此太子先世之中而居何位大師曰
先世之中而處聖位有逆化衆號娑
羅王尒時父王思念前事我此太子
是吾之寶當捨出家報何薄祐尒時
太子已七歲而白父言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戀
故尒時父王及其親母聞辭出家至

不聽許又若求父及求其母云不聽
出家我與父母情已斷絶尒時父母
即聽出家乃命一僧名禪利多請入
宮中而與度脫在彼宮内一十九年
方命衆僧而爲受戒於一靜夜當自
念言我名出家无處于舍年二十六
曾不近聖即於此夜天有光明是聖

感故非其月也忽見一路蕩蕩而直
亦無別衆又於面前有一大山太子
即尋其路至彼山所須臾之頃其天
似明太子在山處一石窟而習禪定
尒時父王至於天明不見太子僧刹
多而被擯出諸處追求而悉不獲在
彼石室身心安樂而經十年小小衞
衆還有三五而近學道尒時僧伽難

提於窟而出面北觀望忽見一瑞而喜曰天生聖者不久届此佛大慈故而度脱我即令犕者淨前窟不久之頃大聖當至汝可速疾而淨道場不久須臾而至尒時僧伽難提繞此語已即入禪定經于二七尒時羅睺羅多游行國土至彼羅伐而見金河迴告衆曰識此水不衆曰唯尊能辯

羅睺羅多曰此河之上五百里來有
一智者而入禪定衆曰師何辯之師
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弁現其影影
有五運當視此相尒時尊者說此語
巳便作神力須臾之頃至於彼所時
僧伽難提而入其定羅睺羅多衆等
共止一室俟至二七日中方乃出定

尊者相見持論如上佛記僧伽難提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生羅伐城於諸祖中次第十七此二尊者各現神力用發衆意而取天饌共會同食無威德者悉不敢近衆見師命難提尊者分座共食咸悉不敬難提知已即低右手入地徐徐至金剛際而取地味舉衆得食悉皆安樂彼

衆見巳心即敬伏食甘露巳悉得解
脱尒時僧伽難提得付法巳離彼國
土又化他境名曰摩提羅睺記云吾
化大衆如殑伽河沙從吾之後於摩
提國又出一師伽耶舍多吾與汝等
同尋此聖而必知識如是行巳數化大
衆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來尊
者面西而俟其事乃告大衆汝等衆

人識此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西至三千餘里而有聖者欲出現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今此風者不同天風龍風神風鬼風阿修羅風不同諸百風名曰道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

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得痊
退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
得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
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即
命大衆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
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須到一大山山
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日此是聖所
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杭於

此山除此一家餘無別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云此躄歎坐猶未久忽見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荅百歲覆而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小荅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

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
知是聖又致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
何尒時童子以偈荅諸佛大圓鏡內
外無瑕翳兩人得同見心眼皆相似
時彼舍父母見子奇異欲令出家尊
者遇之而爲度脫父母捨已即領游
化至一古寺而爲受戒名曰伽耶舍

多於彼殿上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尊者問子曰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我心鳴也非風銅鈴耳尊者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俱寂靜故非三昧耶尊者曰善哉眞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諸法要善識諸佛義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偈
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
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尒時
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
敬重頂戴受持尒時僧伽難提付法
已竟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
把其樹枝尋即化度而歸空寂是時
大衆咸作是言今此聖者樹下而終

當於後世而必滋茂尒時大衆即散瓔珞塗香粖香燒香供養復共焚爇而起塔廟分布舍利咸資大衆衆取舍利欲於平地而起一塔在於樹側衆不能移及諸大衆盡其神力如須彌山不可傾動即就本處而致供養復天花諸梵天衆而雨寶衣用散塔

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
辛酉之歲入涅槃也

寶林傳卷第三